

贝克特全集 02

短

集

篇

萨缪尔·贝克特 著

邹琰 张凌 龚蓉 金桔芳 郭昌京 朱雪峰 曾晓阳 余中先……译

短篇集

邹琰 张凌 龚蓉 金桔芳

郭昌京 朱雪峰 曾晓阳 余中先……译

萨缪尔·贝克特……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贝克特全集. 2, 短篇集 / (爱尔兰) 萨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著; 邹琰等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404-7512-3

I. ①贝… II. ①萨… ②邹…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爱尔兰-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9497 号

贝克特全集 2

短篇集

DUANPIAN JI

著 者: 萨缪尔·贝克特

译 者: 邹琰 张凌 龚蓉 金桔芳 郭昌京 朱雪峰
曾晓阳 余中先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吴健

装帧设计: 韩捷

内文排版: 钟灿霞 谭细 圣湘宁 刘玲

印务总监: 邓华强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17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512-3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85983029)

目录

臆断	(1)
坐与歇	(11)
文本	(33)
一个罕见的病例	(37)
废墟之都	(49)
无所谓的文本	(57)
一	(59)
二	(67)
三	(73)
四	(81)
五	(87)
六	(93)
七	(99)

八	(105)
九	(113)
十	(119)
十一	(123)
十二	(131)
十三	(135)
来自被抛弃的作品	(141)
画面	(157)
错误的开始	(165)
所有奇异远离	(171)
想象力死去想象吧	(193)
够了	(201)
灭绝者	(215)
乒	(247)
无	(255)
败笔	(265)
他光头	(267)
霍恩夜里来了	(275)
远方一只鸟	(279)
出生前我已经放弃了	(283)

往来	(287)
古老的大地	(289)
为了再次摆脱	(291)
静	(297)
众声	(301)
静之三	(307)
故事是这样讲述的	(311)
悬崖	(317)
非此非彼	(321)
黑暗中所闻之一	(325)
黑暗中所闻之二	(331)
一个晚上	(337)
那条路	(343)
天花板	(347)
静止的微动	(355)

臆断^①

龚蓉 译

① 这是贝克特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首发于《转变》杂志（*transition*，1929年6月刊）。原题为“Assumption”，也可指圣母升天节（天主教、东正教节日）。

他本可以大声喊叫但却不能。阁楼上的小丑不断地拄着棍子晃来晃去，而那风琴手则双手插在兜里坐着，做着白日梦。他说得很少，而后说的时候也几乎嗓音沙哑，带着一位逃避争论的男性低声说话时流露出的怯懦，这样一位男性能够自信地对付兵进 K4^① 这一步，但却在面对兵进 R3 这一步时浑身不听使唤地僵住了，也带着一位闷闷不乐的听者低声说话时流露出的怯懦，这样一位听者不愿与无人阅读的知识分子所表达的粗鄙的、未经打磨且清晰得可怕的个人观点发生冲突。他的确不是这种男性，但他的声音是这种男性的声音；偶尔，当他碰

① 即王兵开局，可记为 P-K4 或代数标记法的 e4，是国际象棋中的一种经典开局。

巧对一场讨论感兴趣，而它的聒噪程度本已不惧被平庸到令人着迷的震耳欲聋的声响打断时，他会运用一下他那非凡的才能，以低语平息混乱。和所有类似的爆发性举动一样，这以低语平息混乱的方式，就像维米式信号弹^①划出的抛物线的最高点一样，因为它突然的闪耀而得到了不应得到的关注。一个自身在几张桌子远的范围内就逐渐消失在静寂中的媒介竟能强加静寂，这结果仅仅是一系列漫长而巧妙的准备工作所轻而易举达到的高潮：所有的一切，除了因不耐烦而表现出难以觉察的抽搐、优雅地忍住微笑、迅速装出淡漠的超然之外，所有精心制作再被扔进激烈冲突中的一切，因此，即便感觉最迟钝的斗士也不会不被恰到好处地、不可避免地激怒。然后，当他完成了任务且一种愤怒的沉寂即将来临时，他发出了低语。就像对所有艺术家来说都一样，当着他的观众的面制造效果，是他职业最没有难度的那部分；

^① 原文为“Vimy Light”，或为贝克特的一个文字游戏——维利式信号弹（Very light）是由美国海军军官爱德华·W. 维利（Edward W. Very, 1847—1910）于1877年发明的遇险信号弹；维米岭（Vimy Ridge）则是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Arras）以北维米镇附近的山岭，1917年4月“一战”期间，盟军方面负责进攻的加拿大军队以约4 000名官兵阵亡与7 100多名官兵受伤的代价控制了维米岭北面，德军方面则有约20 000名官兵阵亡。

在过去半小时内，他一直辛苦地努力着，但没人看到他；那一长串受到灵感启发的动作，已经被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广阔范围内的每一个人无意识地领会了，被认为是正常且自然而然的。避免平庸的扩张并不够；最高层次的艺术降低其自身的显著程度，以便能获得无法解释的炸弹式完满^①。只有不在美的最高表现形式面前，我们才能轻松地沿着感官的阶梯向上前进，而后在最上端的台阶处稍稍坐下以消化我们的快感：这是赏心悦目带来的乐趣。我们被送到一块陡峭的悬崖的顶上，被摔在那里，紧张得屏住了呼吸：这是美的痛苦。正如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必须是半个幻术大师，我们这位低语着的变戏法的也是半个艺术家。一个白朗宁社的成员会说，他就像弹奏一件乐器一样拨弄人们的灵魂；一个泛灵论者则会说，他将自己的个性强加于一个群体之上。但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暗示这带有任何最细微的使徒般的狂热色彩，它最坏也不过是一位渴望为自己赢得听众的人设下的纯功利性圈套，往最好处看则是一次逗人发笑的应用心理学实验。

^① 参见上一条“维米式信号弹”注释。

在他房间的静寂中，他害怕了，害怕那极度渴求在声响中得到实现的狂野且难以控制的强烈情感。他感受到了它无法平息的被压抑着的憎恨，它渴望在一声酒醉后发出的那种令人瞩目的尖叫中得到释放，然后同无处不在的嘈杂融为一体。它争取至善至美的努力同他的一样不掺假，也一样徒劳。他想知道那力量到底有没有因为他的反抗的力度而战栗，它在拒绝让他刻意成为最微不足道的混合体后，要他忘记在这贫民窟中除它之外他的微小的不完美。与此同时，那被锁在肉体之内的沉寂之海在点点滴滴的声响中实现了可怜的圆满，就像在一个残忍到无风的秋季每一片落叶都在削弱树那痛苦的活力。这过程很荒诞，极度荒诞，就像在一堆篝火上煮一个鸡蛋。但对他来说，它却并非是故意的铺张；他既感受到了恐惧又感受到了同情；他唯恐他的囚徒会逃脱，他又希望它能逃脱；它撕扯着他的喉咙，而他又在担忧与悲伤中把它咽了回去。恐惧催生了恐惧：他开始惧怕意外的疼痛，惧怕睡眠，惧怕任何可能消除无意识抑制之物。他给自己下药，这样他可以睡得很沉、很安静；他极少离开自己的房间，极少说话，因此甚至拒绝让那逐渐增强的骚动着的无声无息发生那宝贵的变形，它现

在似乎要以它狂暴的努力将他整个人撕开。他感到自己正在败下阵来，正因为他那些约束的严苛性本身而落入敌人的圈套中。通过在那低语之流上修筑堤坝，他抬高了洪水的水位，而他也知道，终有一天他将再也无法拒绝它。但他依然沉默着，在沉默中等着听那必然会毁灭他的激流开始汨汨作响。正在这时，那女人向他走来……

当她来时，他正在黄昏中聆听，听得如此专注，甚至没有听到她进来。她在门那儿对他说话，她清晰平稳地说着，话音具有规律性，这让他畏缩起来。那是个老故事了，讲述的方式庸俗不堪：钦慕他的才华，同情他的苦难，只有女人才能理解……他双手紧握，因女人们的极端冒失无礼，因她们那喧闹的、不请自来的、奇特的热忱而暴怒，她们的热忱就像面对圣十字教堂米开朗基罗墓地时美国人那自然而然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钦佩之叹。那声音絮絮叨叨地继续着，踌躇了，停了下来。他不耐烦地比画了一个手势表示接受，准备再次退缩到那可怕的静寂的呆滞状态中。她打开了灯，随意地进到了房间里。一群恶魔的入侵也不会让他的专注如此彻底地灰飞烟灭。她面对着他在桌旁坐了下来，身体向前倾

斜，双手合成杯状撑着下巴。他满怀仇恨地看着她，却不由自主地被她双唇非同一般的苍白所打动，她的下唇稍稍前突，鄙夷地向上噉起，压在上唇上，结果便是一种轻微的下颚突出的局部魅惑，这魅惑不可思议地延伸着，带着那极端的冷漠的纯洁，从低而宽的前额令人遗憾地延展到那闭合的鼻孔处。他想起了乔治·梅瑞狄斯^①，稍稍恢复了自己的平静。那双眼如此深陷，几乎就如洞穴一般；落在颧骨上的灯光将它们重新抛入了朦胧的阴影中。在日光下，它们很奇特，几乎令人厌恶，从在呈现着绿色斑点的瞳孔上方自然而然显露出的眼白边缘获得了一种无情的洞察力。现在，随着她在灯光下身子向前倾，它们成了两汪晦涩之潭。她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绿色毛毡帽，帽子紧紧贴在头上：他认为自己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寒酸……当她终于离开之后，他觉得某种东西从他身体里钻了出来，某种他不能放弃但却更不能吝惜的东西，可以说是那活下去的欲望，可以说是那

^① 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英国小说家与诗人，代表作为《利己主义者》（*The Egoist*），一部以一位极端自恋者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在该书序言结束句中，梅瑞狄斯写道：“正是出于对自我的爱，他杀死了他自己。”

他借以避开消亡的荒唐的坚韧。因此，每个傍晚，在对这个女人的思量与着迷中，他失去了一部分必不可少的原始活力：结果，水涨了起来，吓着他。但他仍然整日里继续战斗着，绝望地、机械地战斗着，只在黄昏时分休息，那担惊受怕又能被损毁的他，留神着听她是否又到他所建造并维护着的那笨拙的堤坝上松开了一块石头。直到最终那邪恶而巨大的三位一体让他第一次不受制约，得到了解脱，如愿以偿，那蓝色花朵^①、织女星^②、上帝……在一次永恒的间歇后，他发现自己独自一人在他的房间里，因迷狂而筋疲力尽，也因对那的强烈反感而左右为难，虽然他已使其陷入了寂静的仁慈中。因此，每个晚上他都死去并成为上帝，每个晚上都复活

① 蓝色花朵 (the blue flower)，典出德国作家诺瓦利斯 (Novalis, 1772—1801) 创作的浪漫主义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小说的主人公，极具天赋的诗人海因里希在梦中见到了一朵奇异的蓝色花朵，它既象征着他的追求，又象征着他作为诗人的命运，之后更被诗人借以比喻他的心爱之人。因为海因里希渴望触及这一永远无法触及的蓝色花朵，不少评论者认为它成了“憧憬”这个浪漫主义最根本的主题之一的象征。后世作家沿用了这个符号，用以象征无法实现的欲求。

② 织女星 (Vega)，天琴座主星，是北半球最明亮的恒星，小说中或同神秘主义体验相关。

并被撕裂，被撕裂并遭受越来越强的重击，以至于他渴望在无尽的满足中被永恒之光无法挽回地吞噬，那天空中没有鸟儿、没有云朵、没有色彩的永恒。

然后，它发生了。当那女人正在思量那张她已涂上死亡的脸时，她被一阵巨响推到了一旁，那巨响得意扬扬地、猛烈地、长时间地摇晃着那栋房屋，以一种令人眩晕的绵绵不断的规模不断增强，直到它被驱散，融入森林的呼吸与大海令人心悸的哭声之中。

他们发现她正抚摸着他那没有生命的乱发。

坐与歇^①

朱雪峰 译

① 原题为拉丁文“Sedendo et Quiescendo”，出自亚里士多德著作《论灵魂》（*De Anima*）：“灵魂在静坐与歇息中获得智慧。”（Sedendo et quiescendo anima efficitur sapiens.）作于1931年，首发于《转变》杂志（1932年3月刊），后收入小说《梦中佳人至庸女》。此文本与《梦》中的文本略有差异。